

保甌齋文錄



趙徵君小傳

秀水莊仲方撰

君諱坦字寬夫號石侶先世由鹽官遷杭州曾祖溥有隱德祖廷椿父燾無子以弟熙子爲後即君也君孝敬出天性六歲入塾見遺書有髭肅然起曰此吾祖遺髭也逮事祖母沈太安人得其歡心時分甘旨與之君必奉親而後食及長爲郡吏非其志也每往必攜書事已輒展卷不釋手夜歸讀書深求其義至漏四下以爲恒以經學受知於學使儀徵阮公補仁和學官弟子入詒經精舍肄業王少司寇述庵孫觀察伯淵武進臧在東皆重之曰此積學敦行之士今之世不易得也道光辛巳

今上御極之初

詔徵舉天下孝廉方正鄉里翕然推君君固辭時巡撫爲黃梅帥仙舟先生知君素行特札下府縣令將舉用之君復以母老辭乃給六品銜如例君雖未得位而存心利濟嘉慶甲戌浙西大旱米價翔貴君移書開化戴金谿侍郎言惟買米足以濟民食巡撫顏公行其言於是蜀米繼至市價乃平是歲也雖飢不害君於祠墓之無主者必爲修理保護之有宋通問副使朱行人弁墓歲久盡圯即親至其地營度修旣完并爲量地輸賦焉性喜藏書及古金石文字暇自讎校著有周易鄭注引義十二卷春秋異文箋十二卷石經考續二卷札記四卷保甃齋文編八卷君生於乾隆乙酉至今歲道光八年正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四配密安人繼室林氏

子一鈞以族弟之子爲後者

論曰余寓居於杭三十年矣相與勵品學論古文詞得汪子選樓陳子扶雅與君而三焉君才不及二子而篤學過之爲人簡默口不臧否人物其天性然也今汪子已歿陳子年將六十始爲縣學博士以娛親而君又逝矣天之生才不易何摧折之如是耶抑豐於此必嗇於彼顯於後必晦於今耶若君者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無愧矣夫

余辛酉校經杭州之紫陽書院寬夫持所著古文來屬爲點勘隨意增損未知當否越十年庚午寓仁和場章君署齋寬夫復持前冊來質文益少半前所加墨處已重爲裝治并多從改者片紙偶書數語猶存卷中不覺肅然敬意怵怵有感也英傑之士多殫心制義古文弗講久矣前所評騭未敢盡言恐不知者見之以爲過乃吾友虛以集益如不悉獻所疑深負寬夫矣因憑臆見肆意刪改并詳著其所以然之故可錄者別識之不如是不足以副良友意辛酉所閱猶未免有客氣存其間汪君漢郊來共讀數首余善其持論并著之漢郊蓋深得古人立言之旨筆老而氣厚篤於友朋之誼者嘉慶庚午三月三日武進在東臧鋪堂序

保璧齋文錄目錄

卷上

吳季札論

楚棄疾論

宋伯姬論

明劉文成公王文成公學術論

孔子刪詩辨

釋氣

釋雷

祛惑

擬撰爾雅圖條例

擬撰碑碣例條例

周易鄭注引義序

春秋異文箋序

名人手簡序錄後序

送陳扶雅北上序

於潛洪映垣先生七十壽序

聶氏錢塘縣志跋

明朱文恪公尺牘跋

書陳上元所藏金石文字冊後

書漢武梁祠畫像石刻後

書晉太康瓦券拓本後

書晉軫陳叔惟三字後

書宋廣平神道碑側記後

書臧孝子傳後

書李笠翁墓券後

書嚴氏墓圖記後

書羅氏墓圖記後

書論衡後

書唐元次山集後

書唐杜樊川文集後

書唐孫可之文集後

書朱子社倉記後

書宋文丞相集後

與嚴厚民辨宋朱行人墓書

與范介茲論作文書

哭妹壻周宗遠辭

哭李石蘭文

哭臧在東先生文

哭莫灘山先生文

哭范介茲辭

哭實之弟辭

卷下

蔣孝子傳

丁魯齋先生傳

朱徵君傳

朱倚亭先生傳

單華藏先生傳

錢枕山先生傳

張崙發先生傳

羅一林先生傳

陳豫鍾傳

保璧居士傳

靜海列女傳

莊母石夫人家傳

李母呂孺人家傳

書汪氏兩節母事

書貞女張素雲事

本生考中和府君行述

本生妣金太孺人行述

妣柴太安人行述

先考明高府君墓圖記

清雨軒記

北山講舍圖記

秋雪齋坐月圖記

聯船載書圖記

倚蓮亭弄簫圖記

古輓記

吳槎客先生校正笠澤叢書記

吳堯圃山水畫冊記

城南古蹟記

煙霞嶺遊記

雲陽洞北小港記

慈雲嶺奇石記

小林看菜花記

寶石山桃華記

月輪山北石澗記

楓林記

棲霞嶺記

遊聯峰禪院記

清泰門外桃花記

記朱文端公佚事

紀災賑

重修宋鄂國岳忠武王廟碑

汪漢郊墓誌銘

二箴

保壁齋文錄卷上

仁和趙坦寬夫

吳季札論

賢者之審事機也猶目之察物目之明者視近則炯炯推而至於數十步之外則明差減矣由數十步而至於數十里之遠則雖明若離婁而有所不及者非明之不足尙也勢使然也然而猶有非之者此特說而不任目也特說而不任目則物之大小精粗憑其臆以決之即偶焉而中又奚足爲事理之準也吳子諸樊讓位於季札季札辭於是諸樊戴吳夷昧相繼立至王僚而有公子光之弑至夫差而以強暴滅說者謂吳之禍季實使然愚謂當諸樊時吳寢強已有爭長上國之勢矣使季札而承諸樊之讓將戰攻是務乎將息民是務乎務戰攻則民殘賦竭國必亡務息民則必偃干戈保疆圉而父兄卿士皆不欲不欲則不和不和則內亂且起與其亂及於身曷若遼緩之順其勢而冀其一懲則戰爭或可以少止顧我身不可以居位而主乎戰爭也況又不順乎是以辭而不受此季札之心也夫吳之狃於戰爭也猶人之有痼疾也石以砭之藥以攻之其病未始不少瘥而有頃仍作矣諸樊之隕於巢圖廬之傷於檣李此鍼砭少瘥之候也而卒也乃大逞其爭伐之勢季札

賢明能知其不可而不能默挽其遞轉而至於亂且以此殆力之有所限也夫

楚棄疾論

楚康王將殺令尹子南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棄疾縊而死說者謂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君臣之義失矣余謂康王之失不待言若棄疾之忍棄其父則逆理之甚者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當康王之三泣而告之也夫豈不欲棄疾之諫其父乎夫豈不欲子南之聞諫而改悔乎爲棄疾者宜泣且言曰臣當諫臣父諫而不納臣死且無悔吾意康王必不拒而弗許假令棄疾旣告于君遂諫其父子南翻然改悔屏去觀起飭躬修行則棄疾之周旋於君父閒者忠與孝俱盡而無憾奈何計不及此而徒以洩命重刑爲說耶或曰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子南之泰侈悞諫不問可知矣棄疾或已諫其父而不納歟不然何忍出此曰否使棄疾曾諫而不聽亦當白於王曰臣數諫矣未之有改臣請以死諫因自殺而遺書以達其父子南之泰侈其少已乎此其事魏絳行之史魚行之獨不可行之於棄疾者吾不信也且子南旣葬棄疾亦縊與其死於旣殺子南之後毋若死於子南未殺之前死於前猶可冀子南之一悟死于後反獲一不孝之名而徒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又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其與守匹夫匹婦之愚而自

殺者何以異是故君子之於死生之際危疑之地必思之至熟而後行然非平日析之精而持之密則又無以達乎經權而應倉卒之變若棄疾者其昧此乎

宋伯姬論

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云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趙坦曰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防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也而謂舍禮而可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傳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况伯姬嫠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傳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沒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者斯可與言伯姬矣或又謂左氏好惡與聖人同此或得聖人之意而未可漫非也坦曰聖人固未嘗議伯姬也故於春秋特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又曰叔弓如宋葬

共姬書卒書葬隱之也公穀得之矣

明劉文成公文成公學術論

自古社稷之臣翼佐天子裁定禍亂經濟著于當時勳名垂于後世莫不窺天道審時勢本乎至誠發以忠義此其學術之醇即證諸千古名臣不啻符節之合而况聲光相接者豈復有同異於其間也哉有明劉文成公佐太祖克陳友諒取張士誠拓土開疆平一海內拂衣歸里太祖以爲此吾子房越百餘年而王文成公禽宸濠征思田平兩廣積寇既殲遂以病去之二公者一則運機帷幄料敵制勝一則躬親行陳銳敏成公其迹殊其功同而其學術之大端亦無不同然而世有疑焉者曰青田雜以象緯者也餘姚則本乎心性以誠立功者也噫是烏足以知二公哉劉文成公固不居講學之名然濂洛之學亦曾聞諸鄭復初矣王文成公之行師也曷嘗廢占驗特不以是爲名耳且夫統數萬之師生死寄于呼吸安危易于反掌而必不測天時不度形勢慢與寇接而曰吾爲王者之師幾何其不遺之禽而憤乃事歟昔武王之克殷也五位三所合而用之而白魚赤烏之瑞儒者稱焉將以是疑武王之雜于緯候否乎用兵之略不厭權變光武之渡虜池也詭言冰合楚莊王之滅若敖也則曰伯棼矢盡又安知星象之占非劉文成公之借以鎮士心也乎王文成公之功績莫大于禽宸濠及聞王師且下成功不居星夜遄發寄蹟錢塘其與隱處青田以避禍者殆無以異良知之學本于孟子

而修德省刑寬猛相濟之奏固劉文成公之屢進諸太祖者也其與不嗜殺人之旨不隱相合歟由是觀之二公學術將毋同是故論古者亦究其人之心術何如耳苟心術不詭于正則雖握鈐經操陰符不足爲名賢累而猶以是疑青田慎矣

孔子刪詩辨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

詩譜序正義引

就二說觀之孔子刪詩明矣至宋朱子謂孔子重新整理未嘗刪取

國朝朱檢討錫鬯作詩論因之大抵謂詩亡於秦火或作者章句不齊後之學者從而齊之或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是以有逸詩竊謂朱氏之說非也按漢書藝文志云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且詩有子夏序將謂詩序定于秦火後乎將謂作於秦火前乎如謂定于秦火後詩已亡佚就見存者而編次之則南陔等六篇時已佚去何以詩序獨存乎如謂作于秦火前則詩序如故詩亦如故縱南陔等六篇亡佚亦可數耳且詩之有序猶夫書之有序也書本百篇亡佚強半而百篇之序存詩果亡佚其序當幸存何獨盡除其亡佚之詩之序而僅存三百十一篇之序乎是以于秦火之說非也古者詩之章句悉標著于序之

目下觀孔氏正義可見蓋其慎也若人人從而齊之則詩之同異又不特齊魯韓三家矣吾恐漢儒不若是之慎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章句篇次不與今同若可從而齊之曷不盡移今之周頌一依楚子所引乎曷不盡取頌之長短不齊者一一齊之乎良以孔子刪定不敢紊也是以是知學者從而齊之之說亦非也宋書樂志云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晉書樂志云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存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皆古聲辭是音節存者其詩亦存也則謂樂師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者亦未盡然則刪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今試舉羣經諸子所引詩不見于三百篇者一證之如大戴禮用兵篇引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今小雅之魚藻蓼莪商頌之元鳥等篇辭句有相似者左傳襄八年引詩云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今小雅小旻篇有相似者昭十二年所引之祈招詩今小雅之圻父篇已足賅其義矣若逸周書太子晉解引馬之剛矣等句鄙野已甚直僞託爾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與今唐風揚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類複見疊出疑皆爲孔子所刪也至若字句小異則引詩者之誤惟大戴禮投壺篇大射詩不見于經爲可疑或音節已亡篇章散佚故未錄入若夫河水卽汜水新宮卽斯干昔人論說有足取者然則史遷所云去其重取可

施於禮義者直千古不易之論奚足致疑也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刪詩正詩亡之日也假令當日未經刪定未傳子夏則三百五篇且將散佚無攷所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後之人將孰從而求之也耶故謂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皆爲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可作孔子刪詩辨

釋氣

陰陽者一氣之判也析之而爲五行五行之氣運於天著於地水火金木土地之著見者也而天之運行者或有形或無形無形而爲有形是爲氣之凝故雨粟雨麥雨金錢雨毛雨魚非別有以致之皆氣之所爲爾五行著於地者也而氣之行乎地中者亦復有類焉爲植物爲毛物爲羽物豈地之故示其靈乎其凝也偶其見也驅見乎天矣著于地中矣而宇宙空闊之所宮室器用之隙亦無不貫焉庫中之有雉也鼓中之有鵠也庸詎知夫非網緼亭毒之所爲乎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鬼神者陰陽之翕闢也陰陽者五行之根樞也物之感陽氣而生者成於陰感陰氣而生者成於陽一陰也一陽也五行之氣蘊焉矣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鬼神也鬼神不離乎陰陽陰陽有氣而無形故鬼神無形且無聲山精厲魅鬼神之屬也何以獨有形曰氣有時而凝有時而散山精厲魅氣之乍凝者耳故震之以聲卽滅其或蘊之久積之厚其氣且凝結而不釋則目之爲怪云然則中庸之所謂不見不聞者其常耳其變也神降於莘石言於晉魏榆又奚獨山

精厲魅哉客自小林邨至告坦曰有發屋後土者得空穴如穽中有藤蔓纏焉花實葉皆如茄莫灘山先生曰明昌化伯邵氏營墓於南屏山麓穴中有二鴛鴦飛去皆氣之凝注而生者耳作釋氣

釋雷

雷陽氣之伏於地中者也伏之既久鬱而不暢則奮迅而爲霆其性剛其行速其機猛其行於地中也隱隱隆隆盤旋不定無所觸則已有所觸則暴然而轟擊高墉屋柱大樹被之輒糜碎瓦解而間及於人與牛馬高墉壓之者也屋柱鎮之者也大樹扞之者也不受其鎮壓與扞則猛氣薄之而發越人與牛馬當其所發之處無不斃此雷之常性也非有爲而然也其或悖人倫逆仁義天神震怒則時假雷以擊之是爲雷之變執常然之說者以爲雷無與於人執變之說者以爲雷專於伺人專於伺人則何以貪汙之吏頑很之子悍然常存而不一擊焉神毋乃有闕乎無與於人則何以不孝弟背仁義事不旋踵而雷卽至耶二者皆非也鬼神之道恒使人在疑信之間君子敬之庸人惑之使壹於可信聖王之刑法將廢而不用胥舉而歸之於神神不任是職也使壹於不信則迅雷必變當寢衣服冠而坐君子行之殆非矣鬼神之道處於疑信之間者所以立天之極而授其權於聖王也

祛惑

鬼神之靈異昉饗不可見者也其靈異昉饗幾若可見者則惟杭爲然杭人喜媚鬼喜諂神其甚者與鬼狎與神親以爲鬼神至幽渺者也吾得與之親且狎則鬼神之音響可通而吾之承奉爲不謬噫其惑也古之聖人知神人之不可雜糅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所謂絕地天通是也假令人與神通則禍福進退皆將主於鬼神而不準諸仁與義聖王之教且虛懸而莫守是以聖人惡之而借三苗以爲儆古不有準諸鬼神者乎曰有準諸鬼神者惟卜筮然猶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則是古之人旣敬審其事矣而猶有疑焉於是假諸卜筮豈猶夫俗之壹尙夫鬼神而不返求其理也乎噫其惑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魂魄死生之說子產之言之也詳而子不以答子路者非謂鬼神之不可事也死之不可知也懼人之惑溺於此而不出也且古之事鬼神者有道矣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以之福是也奚必背俯膝曲齟齬焉日從事於此而不已耶是以有祭法無淫祀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則夫世之所謂厲鬼靈神以禍福其民而不合於正者亦民聽之惑耳不然已不正而有以致之也嗟乎世猶有不務德之修而欲託於鬼神以自遁其惡則又陋之甚者矣

擬撰爾雅圖條例

古人詁訓多取同韻所謂音近義通也釋訓一篇更作韻語今擬置古音表于首俾讀者由訓詁以通古音由